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四回 梅魂幻 婚八主歡暢曲龍宮

重門難鎖夢，愈入愈深佳。萬花叢裡有千華，天下無窮春色在王家。歌管樓迎月，秋遷院接霞。玉樓人醒日鋪紗，又向畫堂歡宴擁嬌娃。——右調《南柯子》

且說內相，將強弓金彈，送過兩位世子。世子接了弓彈，不覺呆了一回。南斌將手一拱，揖長世子上前。那長世子力大，將強弓持滿，拈上金丸，縱手一放，彈丸竟打到半空中去了。

南斌揖退了長世子，又揖次世子上前。次世子力小，弓強不能開滿，便胡亂將金丸拈上。放去時，不料那彈子竟落在五十步之外。然後南斌拾取雕弓，內相送過金丸。與兩世子一恭，向前開弓。拈彈對金牌一放，當的響一聲，竟中了一牌。內相又送過金丸，南斌又拈弓一放。金牌響一聲，又中了一牌。南斌即轉身向上，與世子三揖道：「此是天緣所結，月老所繫，世子幸勿介懷。」那兩世子，又哩哩羅羅說了一番蠻語，悻悻回身。南斌送出宮門，竟自去了。

且說南斌回宮，見四位宮主，歡容笑臉而來，道：「南郎方才彈中的，是寒香宮五舍妹，暖玉宮六舍妹耳。天才國色，比妾輩更高。南郎好受用也。」南斌道：「卑人之奇遇如此，除非在夢中耳。」當晚無事不題。

次日傍午，萬歲爺又著內相宣召南斌。南斌正與迎雲宮主品簫，只得斷了簫聲，忙整袍冠。凌霄宮主笑道：「今宵與五六舍妹歡娛，且去暗中摸索。明宵我送水晶枕過來，又好細看香肌，與股間之物耳。」南斌嘻笑的一聲道：「多謝娘娘。」

出了宮門，依舊到大殿上。只見殿中早已排列著：兩對花燭，燭炬瑩瑩；兩對金瓶，瓶花燦燦；兩個寶鼎，鼎煙裊裊；一十二盞金絲燈，燈燄煌煌。兩旁樂工，八份整立。南斌去朝見十二王，一王道：「南斌彈中金牌，使蠻王貼服而去。朕女有歸，即此諧婚。」說完，鼓樂一齊喧奏。須臾擁出兩個絕色美人，左右並肩分立。內相喝拜，南斌昏天黑地，依喝拜了四拜。又依喝，與二美人對拜了四拜。一般金燈蓮燭，簇擁到寒香宮中。

宮中華麗，不在話下。

少頃，宮娥排酒三桌，如鼎足一般。三人坐下，酒過數巡，南斌開口道：「昨日大令姊稱，二位宮主，國色天才。今觀玉貌，果然國色，名下非虛。所云天才，卑人渴念。乞二位娘娘賜教。」寒香微啟櫻唇道：「乞郎君命題。」南斌道：「就把姊妹聯詩為題。」寒香對暖玉道：「題是聯詩詩也，與姊妹聯吟了罷。」暖玉道：「請姊姊先吟。」

寒香道：兩朵花枝一樣珍，

暖玉道：兩枝本是一枝分。

寒香道：今宵花朵連枝放，

暖玉道：滿被春風滿枕云。

南斌聽完，連聲叫妙絕。寒香道：「賢妹末句，似覺蜂狂。」

暖玉道：「姊姊第三句，原有蝶意，叫小妹子安得非蜂。」

南斌道：「既成夫婦，枕席之上，蜂狂蝶舞，將無所不至。詩才正妙在乎八份。」評論之間，見宮娥拿了一個朱紅描金小匣，走到筵前稟道：「適才外國貢這匣子進來，內中是一領帳子。」

皇后娘娘看過了，特送來與駙馬爺。」南斌看時，見匣子上的標籤，是催歡帳三字。就叫宮娥開了匣，拿出來張開看時，內外明瑩。初時甚小，只見愈張愈大，漸漸大如宮室。甫斌就叫收了筵桌，天光透入，更加明亮。細看時，見帳上隱隱有女樂一班，手中各執著笙簧簫鼓，八音六律之物。南斌同宮主看了一時，叫宮娥收了。只見愈收愈小，漸漸如小匣一般。南斌對宮主道：「聞昔晉朝王惲作紫絲步帳三十里，石崇作錦絲步帳四十里，當時以為異物。但是能大而不能小，有光彩而無女樂，異而不奇。今觀此帳，才是希奇。但可惜帳中女樂無聲，奇而不巧。」宮娥在旁道：「皇后娘娘見貢單上開著：

催歡帳一頂，夫妻會合，女樂齊鳴。

故此，俺娘娘送過來的。」南斌喜笑道：「天下有這樣奇巧靈妙之物，可知道多為催歡帳。」隨即對宮主道：「昔太公釣魚，志不在魚。今卑人酌酒，志不在酒矣。」寒香宮主道：「昔太公釣魚，志在周朝之天爵。今郎君志在何物也？」南斌道：

「昔太公釣魚，志在周朝之天爵。今卑人酌酒，欲得宮主之霞杯。」宮主微笑道：「開口成章，無非天巧。敬服敬服。」南斌

叫宮娥將催歡帳到牀中掛了。只見又剛剛像牀，不大不小。完了酒饌，兩位宮主到妝台卸了妝，到牀邊脫衣換鞋，垂了帳上牀。牀內帳光如畫，兩姊妹分頭而臥。南斌也脫衣上牀，先與寒香同頭，去解小衣。寒香將衣帶緊結，說一聲道：「我害羞，到妹妹那邊去。」南斌無門可入，只得去與暖玉同頭。暖玉見阿姊作勢，也紐定小衣，說一聲道：「我害羞，到姊姊那邊去。」

南斌道：「二位宮主，為何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。一位的詩是『今宵花朵連枝放』，一位的詩是『滿被春風滿枕雲』。如今花不肯開，雲不肯上，何以著落卑人。」只見暖玉翻身，與寒香同頭道：「讓郎君在腳後罷。」南斌發憤，挨入姊姊中間。

寒香翻身朝裡，暖玉翻身朝外，南斌竟把暖玉的小衣狠狠扯去，就在後面做隔山取火。剛剛有些舉動，聽見那帳上的笙簧簫鼓之音，一齊響將起來。南斌連叫道：「妙妙，奇怪極矣，奇怪極矣。」暖玉初時猶怕，推推縮縮。聽見那帳上女樂之韻，奏得悠揚，便不知羞澀矣，但憑南斌行動。初時行得徐徐，那帳上之音也徐徐而鳴。後來行得緊緊，那帳上之音也緊緊而奏。

一時之後，南斌拋了暖玉，那帳上也寂然無聲。南斌道：「自古奇書相傳，仙境頗多，未嘗有此。我小南享盡天地間未有之奇福。不知是醒也，夢也。」隨即翻身去摸寒香，原來情不能自禁，早已除去下衣矣。南斌將次舉動時，那帳上女樂，又一齊和鳴起來。南斌肆意，寒香全不介意。原來被樂音透入牀中，早已花心大放了。但聞得帳上音樂，徐徐緊緊鳴了。一時南斌丟手，帳上無聲，大家睡去。

次日起來，夫妻們下棋吹簫，耍了一日。到晚間，凌霄著宮娥送水晶枕來。寒香、暖玉見了，觀玩不盡，贊歎不了。這一夜之樂，在催歡帳中，水晶枕上，暢快也不消說了。次日三朝，南斌同宮主上殿，朝參十二王。只見殿上寂靜淒涼，並無一人。隨即轉身去參拜王后娘娘。娘娘留坐待茶，宮主問道：

「今日殿上寂靜，不見父王與王叔，未知何故？」王后道：

「只因後六個妹子婚姻未定，昨宵父王與叔王輩，俱請天廷，見月老閱婚姻簿，故此殿上無人。」見宮娥忙忙走來報導：「十二位王爺已回，說道：『後六位宮主娘娘，月老已妄配與彩薪的樵夫。』十二王爺協力苦奏，天廷玉帝有旨。」宮娥即送過旨意，南斌接來看時，上云：

准奏，著六宮宮主，一時速配南生，以杜爭端。

欽此。

見有六個采女，手捧錦袍冠帶來道：「十二位王爺，請駙馬爺出殿，依旨成婚。」南斌萬千歡喜，即卸去身上的朝衣，穿戴了那邊的袍冠，別了娘娘宮主，喜孜孜上殿，俯伏拜了諸王。

抬頭看時，但見：

一十二支花燭，燦燦煌煌；三十六盞金燈，熒熒耀耀。六對錦瓶，瓶中百錦俱備，採花上綴著，萬葉千枝。三雙寶鼎，鼎內八寶俱全，金麟蓋透出龍翔鳳舞。

茵褥重鋪，滿殿落花依草；珠簾高掛，一堂明月穿雲。四圍簫鼓齊鳴，合座笙簧並奏。

此一番乃是六主齊婚，所以陳設比前更盛。南斌立未多時，但聞環佩叮噠而來，扶出六個仙姬。左右各三人，並立行禮。

禮畢，香花燈燭，排了一里的甬道，齊歸洞房。須臾排列酒筵，是十三桌。原來萬歲爺早已有旨，宣召前六位宮主陪宴。不多時，前六位俱已請到。南斌與長宮凌霄並坐。餘十一妹依次坐下。酒過十巡，南斌道：「取色子來，待卑人行一令何如？」

凌霄道：「甚妙。」叫宮娥送過色盒。南斌把五個色子，排列五處，如梅花一般。手中捏一子道：「眾娘娘聽令，卑人要擲一個萬綠叢中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。四圍是六，中間一子，擲下著麼，是有這一點了，敬一大甌。今宵在象牙牀中歡會。

若擲不是么，罰一甌過盆，少刻送入冷宮。」說完，南斌自家擲下，無么，罰一杯，送過凌霄宮主。凌霄擲下，也無么，罰一杯，遞與迎雲宮主。迎雲擲下，有么，敬一杯，隨即遞與棲霞宮主。棲霞擲下，也無么，罰一杯。一連遞至諧琴，十二宮主擲下有么，敬一杯。眾位道：「令官無紅一點，少刻請入冷宮。」南斌道卑人是令官，不在其內。若是把卑人入了冷宮，象牙牀中還有什麼歡會。」凌霄道：「既是令官，不在其內，方才不該同擲，為何命題糊塗。酒令嚴如軍令，若再強辯，我們鼓噪轅門。」凌霄溫諺，迎雲道：「依此說來，主人入了冷宮，連我與十二妹有一點紅的，俱要落空了。依我說，這番不作，再行過何如？」南斌道：「有理。」只見宮娥忙忙走來道：「皇后娘娘請駙馬爺與宮主，俱到曲龍宮中飲宴。」凌霄問道：「為何？」宮娥道：「皇后娘娘道，宮主十二位，止駙馬爺一人，恐有偏背，寒熱不均，因而鋪王會牀，設神綃被，通靈褥，要駙馬爺與十二位宮主同牀合被。故此奉旨來迎。」

南斌問道：「何謂王會牀？」凌霄道：「此牀可睡二十人，十二位王爺會議機密大事，即在此牀同寢。故名王會牀。」南斌又問道：「何為神綃被？」凌霄道：「此被向係外國進貢，色如松花，厚止一紙，面上有龍紋鳳彩，冬暖夏涼，一人蓋無餘，百人蓋不少，能小能大，能卷能舒。十二王於王會牀中同被，即用此以蓋身。」南斌又問道：「何為通靈褥？」凌霄道：「此褥大約是新貢的，未知其妙。」

說完，采女張燈引道，一齊往曲龍宮。果然曲折幽深，不知走過多少溪橋花徑，經過多少曲檻雕欄，才到畫堂。但見畫堂前，筵席十三桌，團團圍擺，如梅花樣一般。上面一桌更加齊整，是敬駙馬的。中間有三十六個女樂，樑上密掛金燈，台前高燒銀燭，陳設十倍往常。宮主遜南斌上坐，自己照席環坐。

宮娥一面斟酒，樂工一面奏樂。那歌聲如嬌鶯圓溜，那舞態似林蝶穿花。鬧飲了一時，南斌道：「歌舞不過如斯，不如玩奇花異寶，何不去取了百花燭，水晶枕來。」凌霄道：「果然好。」

隨即著宮娥去取過來。將水晶枕兩個，列在兩柱之間，玉桌之上，灼爍異常。點起百花燭，只見依舊透出三股清煙，自蓮花開起，盤盤旋旋，漸漸滿宮的棟樑牆壁，俱是奇花異彩。十二姊妹出了席，行遊觀玩。或瞻顧燭內之奇花，或細玩枕中之仙境。凌霄把枕中太湖石邊男女行春圖的，指與諸妹子看，個個嘻嘻而笑。大家玩了一時，又入席飲酒。采女到南斌面前斟酒，南斌看花，忙用手將玉壺一推。采女將壺嘴一勾，把一雙龍鳳嵌珠的玉杯，勾掉下地，跌得粉碎。采女面如土色，戰戰兢兢，忙忙跪下叩頭。南斌道：「這是我的過誤，與你何干，不消忙得。」這話乃是南斌恐宮主發怒，幫襯采女的意思。不料宮主果然大怒，就喚行杖的宮娥來，叫打三十板。一個標標緻緻的采女，拖倒去，掀出臀來，白嫩如雪藕的一般。南斌憐惜不過，忙忙立起求饒。打至十下，血流滿地。宮主也只得叫罷了。內中有一個能事宮娥，恐怕只管看花玩枕，牽牽纏纏，又惹出事來。算出一個妙計，忙去取了催歡帳，假傳皇后旨意說道：「皇后娘娘送催歡帳在此道，良夜無多，教駙馬爺與眾娘娘睡了罷。」

南斌聽說催歡帳送到，便無心飲酒看花。又見宮娥捧饌到來，就用了饌。那眾宮主也只得用了饌，一齊起身，到洞房中。

各宮采女，服侍十二宮主，各各卸去豔妝。南斌牽了凌霄之手，到王會牀前。見催歡帳早已掛著，水晶枕早已排著，神綃被、通靈褥早已鋪著。南斌道：「枕帳之妙，已受用過矣。這被褥之妙，還不知何如。」就坐落繡墩，見十二宮主俱到香湯盆中，洗了手腳，也坐落繡墩上。脫去尖尖的鳳鞋，換了小小的睡鞋，一齊上牀。新人一頭，舊人一頭。宮娥垂下了帳兒。總之，催歡帳、水晶枕、神綃被都是透明之物，南斌從帳外望去，絲髮俱見，舊的六宮主俱已脫衣，如六堆雪玉。新的六宮主，還是穿錦褲的，上身如雪玉，下身如紅玉。南斌忖道：「我小南好折福也。」即忙脫衣上牀，先到舊人一頭，與凌霄做事，要帳上的女樂，引動新人的情興，省得去扯拽費力。一上凌霄之身，那帳上樂音奏響，咿咿唔唔，叮叮噹噹，好不有趣。那通靈褥軟得異常，神綃被暖得異常，滿牀亮得異常。那紅心一點，高低凹凸，無不灼見。行了片時，凌霄道：「南郎可到那邊去。」

南斌就停了，問道：「還不知該是那一位行起？」凌霄指道：

「這是第七宮霜葩舍妹，這是第八宮雪華舍妹，這是第九宮春酣舍妹，這是第十宮秋醉舍妹，這是留鶴舍妹十一宮，這是諧琴舍妹十二宮，該從霜葩舍妹行起。」南斌就翻身與新人一頭，去起霜葩的下衣。原來被樂音吹得心癢，一連手腳都軟了，但憑南斌褪去。一動之時，樂音又響奏起來。南斌輪流了半夜，樂音也響奏了半夜。可羨那通靈寶褥的妙處，能令人昏，能令人醒。但是事間的宮主，俱會得啾啾的睡去。南斌行完了新人，且翻身下馬，臥在通靈褥上，不知不覺，也睡去了。

總之，宮中點了百花燭，房中有了水晶枕，一味光明，竟不知晝夜日月。宮中玩花飲酒，行樂貪睡，周流了不知外面已有半個月了。忽然宮娥報進來，說萬歲爺宣召駙馬爺。南斌不知恁故，就別了宮主，到大殿上朝參十二王。山呼已畢，一王道：「日前蠻王世子，因不中了金牌，懷慚抱恨而去。如今提兵作反，深入我境，殺掠人民，凌辱婦女，荼毒我百姓。朕已整起精兵一萬，器械糧草俱全，敕南卿速去平他，即此起兵。」

南斌山呼謝恩。

只見值殿將軍，送過金盔金甲，強弓勁矢，寶劍一把，鐵彈百枚。南斌披掛完了，向十二王打一恭，到朝門外上馬，到演武場登壇，點將點兵，三令五申。見飛鳥在空中飛過，南斌就拈起弓彈，竟打了落來。兵將人人驚服，個個奮勇爭先。提兵出境，不止一日，已近蠻兵紮營之所。遠遠望去，見蠻將官兵，就如鳥鵲一般。南斌就提起強弓鐵彈，持滿打去。連放十彈，連斃兵將十人。蠻王世子大驚，說道：「此必是南爺爺來了，我們退了兵罷。」竟拔寨遠遁。南斌凱歌，班師入朝。十二王大喜，賜繡墩坐下，御酒三杯。南斌謝恩，入宮又去朝參了皇后娘娘。然後入曲龍宮中，見十二宮主來迎。歡情藹藹，笑語盈盈。凌霄即牽南斌之手說道：「妾與十一妹無刻不想念郎君。」南斌道：「卑人亦然。」須臾，只見酒筵已備，此番又開懷暢飲，點百花燭，玩水晶枕，入催歡帳，臥通靈褥，蓋神綃被，這一套樂事，不必說了。

此後朝朝歡宴，夜夜風流，暢樂了一生。一日晚間，月明如畫，眾宮主都到御園玩月去了，獨凌霄與南斌飲酒。南斌潛然淚下，凌霄道：「郎君垂淚為何？」南斌道：「忽然懷想家中父母，其實不忍分離，故此悲傷。明日欲收拾行裝，往家一探，宮主意下何如？」說到此處，凌霄亦淒然淚下。只見外面宮娥，忽然慌慌張張亂闖入來道：「娘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」